

本书雄踞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美]詹姆斯·格里潘多 著

罪恶的交易

被詹姆斯·帕特森誉为最棒的小说家

JAMES
GRIPPANDO

群众出版社



罪恶的交易

HEAR NO EVIL

[美]詹姆斯·格里潘多 著

JAMES
GRIPPANDO

印远方 许萍 吕岩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罪恶的交易 / (美) 格里潘多著; 印远方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

(虐杀恐怖书屋)

ISBN 978-7-5014-4175-4

I. 罪… II. ①格…②印…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6637 号

罪恶的交易

著 者: [美] 詹姆斯·格里潘多

译 者: 印远方 许 萍 吕 岩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65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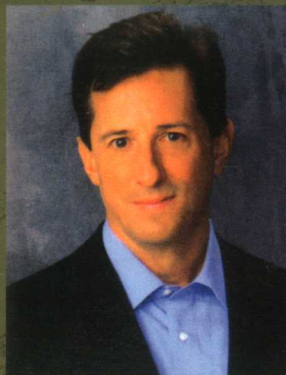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014-4175-4 / I · 1715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詹姆斯·格里潘多，美国纽约时报著名畅销书作家。已经出版了11部畅销书，包括《当黑暗降临的时候》《脸》《罪恶的交易》《直到死亡》《嫌疑》《寻找金钱》《诱拐》《被告》《宽恕》等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介绍到世界各国，深得读者的喜爱。他住在佛罗里达，作为出庭辩护律师已长达12年之久。

他的网站：www.jamesgrippando.com

责任编辑：张蓉 封面设计：张晓光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HEAR NO EVIL by James Grippando
Copyright© 2004 by James Grippand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8
by Qun Zhong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 - 2006 - 6633

1

“我丈夫被害了，他头部中了一枪。”年轻的寡妇林赛·哈特声音哽咽，沉浸在悲痛之中，仿佛直到现在还无法接受已发生的悲剧。

“非常遗憾。”杰克还想说点什么来安慰她，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此时说什么也无济于事，跟她说是天命？时间会抚平伤痛？这些都不会有任何作用。有时受害人家属希望听到类似的安慰，但决不希望这些话出自一个受委托的律师之口。

杰克曾在迈阿密刑事审判庭干过四年，主要为死刑犯辩护，是享有盛誉的辩护人。后来，他又开了家律师事务所。尽管只有三年，但他在成功地办了几桩大案后远远地甩开了同行，一跃成为律师界的大明星。其中办得最漂亮的是一起杀人案，嫌犯是个离婚的男人，他无法解释他的女友为什么会死在他家的浴缸里。最后杰克证明了他的清白。

“警察发现凶手是谁了吗？”杰克问道。

“他们认为已经找到凶手了。”

“那么是谁？”

“是我。”

杰克惊得目瞪口呆，他极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消化林赛刚才说的话。

林赛接着说：“可实际上不是我干的。”

“他们说是你干的？有目击者吗？”

“据我所知没有，不过我倒希望能找到目击证人，那样我就能讨个清白了。”

“找到凶器了吗？”

“找到了，是在卧室的地板上发现的，看上去是奥斯卡自己开的枪。”

“案发地在哪儿？”

“在我家的卧室，他当时正在睡觉。”

“你当时在家吗？”

“不在。”

“那你怎么知道他在睡觉呢？”

这个问题似乎出乎她的意料，她犹豫了一下说：“警方告诉我的，据他们说他们躺在床上，没有任何争斗的迹象，显然是在沉睡时遭到攻击的。”

杰克仔细端详眼前这个女人。她看起来比自己小几岁，身着铁灰色的职业装，尽管围脖和真丝衬衫的颜色稍微明快些，但比起传统葬礼上穿的黑套装还要保守。杰克猜测，若不是因为现在的特殊情况而没有梳妆打扮的话，她应该更漂亮。

“我知道你现在很悲伤，但很抱歉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有人认为你丈夫是自杀吗？”

“奥斯卡决不会自杀，他生活得很充实。”

“你的猜测也许是对的，大多数自杀的人都是因为对生活感到绝望。”

“他的枪还关着保险呢，先照自己的头打一枪，再关上保险，这绝对不可能。”

“对，但是先开枪打死他再关上保险，我对此感到不解。”

“我丈夫的死有好多疑点，所以我才来找你。”

“嗯，你丈夫遇害那天你在做什么？”

“和往常一样，我五点半离开家，我在医院上班，我们实行倒班制，我六点钟接班。”

“你怎么能证明你离开家时他还活着呢？”

“法医鉴定他的死亡时间是五点以前。”

“你看过验尸报告吗？”

“是的，最近才看到。”

“你丈夫被害有多久了？”

“到昨天为止有十个星期吧。”

“你跟警察谈过吗？”

“当然，我想为捉住凶手尽一切力量，可没想到最后自己反倒成了嫌疑人，所以我才决定找个律师。”

杰克用手搔了搔头说：“每次接手杀人案前我都需要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你是向迈阿密警察局还是迈阿密凶案组报的案？”

“都不是，我是向海军刑事处报的案，因为案发地在海军基地。”

“哪个海军基地？”

“关塔纳摩。”

“古巴的关塔纳摩?”

“是的，我丈夫是个军人，他已经在那儿驻扎六年了。”

“我还不知道那儿也有军人家属区，原来猜想那里只有盯着卡斯特罗的驻军呢。”

“那是你不知情，那儿有一个很大的居住区，住着好几万人。有自己的学校和报纸，还有一家麦当劳。”

杰克思索了一下：“说来听听，我对军队的事一无所知。”

“那儿也不都是军人，虽然我的丈夫是军人，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明白了。可是案发现场是在海军基地，你刚才提到过海军刑事处正在调查此案，他们懂得如何处理涉及军人的案子。”

林赛从手包里拿出一份材料放到杰克的桌上：“这就是海军刑事处的调查报告，我是两天前拿到的，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杰克把材料放在桌上，没有打开看。“我不是托辞，我想向您推荐几个搞过涉及军人案子的律师。”

“我不想找别人，我想找的是能证明我清白的律师，而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谢谢你的赏识，真没想到我的名声都传到古巴了。”

“你也就名副其实嘛。”

“您是在赞扬我还是……”

“斯怀泰克先生，调查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到我这儿，真凶就会逍遥法外，就会酿成一场悲剧。”

“你说得对。”

“你也同意我的看法？决不能让真凶逍遥法外，不然的话，对你也是个悲剧。”

“我认识你丈夫吗？”

“你不认识，但不论认识与否，出于亲情你都应帮忙，我丈夫……”林赛深吸了一口气，声音颤抖着，“他是你孩子的父亲”。

杰克不由得眉头一皱，“你说什么？”

“我想你已经听清了。”

杰克迅速思索了一下，想到只有一种可能：“你的儿子是抱养的？”

林赛点了点头，表情显得很严肃。

“你的意思是我是你孩子的生父？”



“是的，他的生母叫杰西·梅里尔。”

杰西曾经是杰克的女朋友，后来他们分手了，杰克又爱上了辛迪·佩奇，但最终还是离婚了。与辛迪结婚的第五年，也就是他们婚姻的最后一年，杰克才知道当初与杰西分手时她已有孕在身，孩子生下来就给人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杰西确实生了一个孩子，并说我是他的父亲，可我不想扰乱抱养这孩子的那家人的生活，所以就一直没去找。”

“你多虑了，我丈夫和我都希望孩子见见他的亲生父亲，我们前些年一直在找你。”林赛感慨地说。

“你确信他就是我儿子吗？”

“给你看一下他的照片你就不会怀疑了。尽管这没什么必要。”说着她用手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瞧，这就是布赖恩。”

杰克怔怔地看着那张照片，过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接了过来，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轻轻捏住照片的一角，仿佛怕碰伤照片上的孩子。照片上的孩子有十岁左右，笑咪咪的，杰克虽然从未见过他，但那双褐色的眼睛和罗马式的鼻子却让他感到那样熟悉。

“是我的儿子。”杰克情不自禁地喃喃说道。

“不，他的父亲被人杀害了，如果你不帮忙找到真凶，他的母亲也得在牢房里度过余生。”林赛语气轻柔，却透着坚定。

杰克抬起头来，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他轻轻地说：“你说得对，出于亲情我应该帮你。”

2

杰克平时并不喝酒，但是刚才林赛透露的消息让他感到太突然，不由得想找个地方喝一杯。他的朋友西奥·奈特在佛罗里达海边开了一家酒吧，叫星夜酒吧，虽然离得很远，但那个酒吧办得很有特色，为了喝上一杯，跑点

腿还是值得的。

杰克要了一杯波本酒，他知道喝这种烈性酒的危险，可这个破旧的酒吧看起来随时都会倒的样子更危险。

星夜酒吧过去曾是个加油站，后来改建成现在的样子。要说“改建”未免有些夸张，平时来这儿的大多都是满身油污、看似刚从润滑油里爬出来的汽车修理工，他们围坐在一个三流乐队周围，不时还走进一些喝得踉踉跄跄的摩托车手。乐队是一些下班后为了赚些外快的人拼凑起来的，西奥也常常加入这个乐队吹奏萨克斯，一吹到天亮。他原本可以把加油站装修一下，可他偏偏喜欢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加油站改做酒吧后仍保持着原貌。西奥对自己的乐队感到非常自豪，那些光顾这个下等酒吧的人并不只是为了喝酒，而是为了聆听哈雷姆河边最美的爵士乐。

此时，华灯初上，乐队还没来，乐池里只有西奥一个人，通常只有好朋友来这儿时他才演唱。今天西奥没等乐队来就登台了，他唱的是勃涅·雷特的《我怎样才能让你爱我》。这是一支非常伤感的歌曲，歌词大意是一个女佣和负心的恋人分手前最后一个夜晚。西奥根据自己的理解以自己的方式演唱这首歌，并简化了歌名，叫“自杀”。杰克一边呷着波本酒一边听。

砍掉我的双手
让我跳出窗外
双手扣动扳机
将子弹射入头颅
既然得不到你的爱
生活对我还有什么意义

酒吧里所有的人都捧腹大笑，西奥的歌声从来都能引起共鸣，特别是对那些喝醉了的人。

西奥突然发现杰克也在场，这让他喜出望外。他走出乐池来到杰克身边坐下，“你好，杰克。”

杰克说：“这首歌很幽默。”

“你认为自杀幽默吗？”

“我指的不是自杀。”

“你错了，世上的一切都很幽默，如果连这都不懂，那么我得让你为我的烈酒付双倍价钱。”

西奥对酒保打了个手势，很快酒保就端上了酒和饮料，一杯波本酒是杰克的，另一杯苏打水是西奥的。西奥对杰克说：“来，今晚喝个痛快。”

“不喝个痛快我来这儿干吗？来这儿就是为了喝酒的。”

“你撒谎，相处十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从来不到我这个小破酒吧喝波本这种低档酒，你一定是有什么烦心事了。”

杰克笑了一下，但掩饰不住心中的烦恼。

西奥的目光突然投向杰克身后，杰克顺着西奥的目光望去，见乐队里的一个人正准备登台演出。众人的目光都转向他，接着便寻找座位坐下来。杰克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看的，竟会把西奥的目光吸引过去。

西奥收回目光。“告诉我你今天有什么烦心事。”

“杰西·梅里尔。”

“谁？我刚唱过‘自杀’，你就跟我提起她，让我感觉很蹊跷。”

“她又找我麻烦了。”

“她起死回生了吗？”

“你没懂我的意思，傻瓜。”

杰克向西奥简述了一下林赛的事。西奥虽然不是律师，但如果杰克决定接手林赛的案子，西奥会毫不犹豫地帮他调查。杰克曾当过西奥的辩护律师，西奥当时被控杀人，他为了洗清罪名自己去进行调查。在杰克接手的所有杀人案件中，只有西奥才有这种头脑。西奥也是唯一一个关于杰西·梅里尔之事的知情人。

听完杰克的叙述，西奥笑着摇了摇头说：“你这个家伙真狡猾，想让我帮忙吗？”

“谢谢，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有关我儿子，也就是林赛养子的历史记录。”

“你这个鬼东西。”西奥抓起一把花生塞到嘴里边嚼边说，“林赛的案子很棘手吗？”

“现在还搞不清楚，来你这儿之前我只扫了一眼调查报告，但我想先静一下心。”

“哈哈，是小杰克搅得你有点心烦意乱吧？”

“有点？杰西死后我才得知她留下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被一对夫妇领养了。当林赛让我看照片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那肯定是我的孩子。”

“不可能，那一定是林赛自己的孩子，她在骗你。你只不过是当时和你女朋友发生过关系，仅此而已。”

“不像你说得那么简单，那个孩子长得的确像我。”

“真像你吗？可能是听那个女人说是你的孩子，你就觉得他真像你，要

么你就是受狗屁达尔文的某些谬论的影响。”

“相信我吧，那个孩子跟我长得太像了。”

“你肯定是搞错了，还没准他长得像你的某一个朋友呢？”

“你能不能严肃点儿？”

“我很严肃啊。”西奥喝了一口苏打水，“这么说你想接林赛那个案子吗？”

“还没最后决定。”

“凭你的感觉她是无罪的么？”

“那倒无所谓，我的当事人大多都有罪，以前我还以为你也有罪呢。”

“我的确是无辜的呀。”

“即便你有罪我也要努力为你辩护，谁让我是律师呢。”

“你说得也是。不过凭直觉，林赛这个案子似乎非同一般。”

“你也发现我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了？”

“是的，不过用我的方式表达就没那么好听了，我叫它被拉链卡住了。”

“噢，这么说倒也蛮形象的。”

“当然了。就是说你的当事人被指控杀人而你答应做她的辩护律师，假如真是她杀的，但是你凭着七寸不烂之舌使陪审团相信她是清白的，她被宣布无罪了，你又得到什么呢？”

“我得不到什么，不过她儿子却能得到好处。”

“和凶手生活在一起吗？”

杰克看着杯里的波本酒说：“不论一个律师多么自尊，也是有人情味的。”

“咱们换个角度想。假如你不接林赛的案子，即使她是清白的，而她遇到了一个笨蛋律师，无法澄清她的罪名，就像我以前曾遇到的那个律师一样，那么她就会被判刑，那个孩子不仅失去了父亲，还会失去母亲，你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的确进退维谷。”

“见你的鬼去吧，还他妈那么文绉绉的呢，你是被裤子拉链把肉皮咬进去了。”

“你说得对，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接这个案子，到时如果发现真是她杀的人，你就放弃。”

“那是在冒险，杀人案一经接手你就无法脱手。仅仅以委托人有罪为理由脱手这桩案子，法官是不允许的，如果允许的话，那么每天都会有律师在



庭审中途退出来。”

“如果你真想接这个案子的话，你还真得弄清楚她到底是不是无辜的。要不然用测谎仪测一下？”

“我信不过那玩艺儿，尤其对她这种精神都快崩溃了的人，用测谎仪还不如投硬币呢。”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据我所知她明天可能要被正式起诉，我必须马上想出办法，可和从前一样，我无计可施。”

西奥从杰克手中把酒杯抢过来放到吧台上，然后又推到一边。“离开酒吧，赶快回家仔细看看那份调查报告，看报告时别把那个孩子当小杰克看，就当他是别人的孩子。”

西奥声音严肃，面无表情。杰克知道西奥没有恶意，因为是朋友他才这样说。杰克站起身来，掏出五美元付了两杯酒钱。

西奥高声叫道：“喂，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

“别装傻，我是指酒钱，在你找到幽默感之前你得付双倍的，明白吗？”

杰克又掏出一张钞票扔到吧台上：“谢谢你给我指点迷津。”

说罢他大笑着踉踉跄跄穿过人群向外走。当听到人们边喝边兴冲冲地说着毫无意义的话题时，他奇怪那些人为什么假惺惺地笑。他立即收起了笑容，变得严肃起来。

杰克希望西奥说得没错，希望上帝保佑事事顺心。

3

第二天下午，杰克在迈阿密下城的律师事务所里仔细阅读那份调查报告。头一天夜里，他花了整整大半夜时间研究林赛给他的报告。这是一份海军刑事处提供的调查报告，它与普通的杀人案调查报告差不多，只有一处不

同，就是多处被划掉，甚至连目击证人的证词都被黑笔划掉，让人一看就感到海军司令部对此案很关注。

杰克首先想到海军刑事处不想让林赛看到的内容，因为她是犯罪嫌疑人。他给联邦检察院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得知被害人家属在得到审批后可以看调查报告，但对于杀人、自杀和意外死亡，不允许家属知道被害人死前在做什么，或者最后见到的人是谁，甚至被害之前在日记里写了些什么。所以林赛交给他的调查报告中有好多地方被涂抹掉了。军队这么做通常是出于保密的需要，特别像关塔纳摩这样的美国建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土上的唯一的军事基地，保密制度就更严格了。可杰克是律师，所以他必须弄清楚那些疑点。

“你知道我不愿意在电话里谈案子，况且我和这个案子又没什么关系。”

格里·查佛茨在办公桌后坐着，双手抱着后脑勺。这种姿势杰克已经司空见惯，他曾在他手下工作过。那时，他们常常为一些事情争执到深夜，争吵的话题从迈阿密海豚队是穿蓝色球衣还是白色球衣才能赢得比赛到某个目击证人会不会受到联邦证人保护法的保护。杰克时常想起那些日子，如果他不离开那儿，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留恋那段日子了。格里现在已经爬到联邦检察官首席助理的位子，地位发生了变化，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了。尤其是现在，杰克想得到他的帮助，就更不能那么随便地和他开玩笑。

“那个案子归迈阿密管吧？”杰克问。看着格里一脸严肃，杰克说，“你知道林赛不是军人，所以这个案子不会上军事法庭的。她是迈阿密人，所以根据法律如果她被指控谋杀亲夫，这个案子将由南佛罗里达地方法院审理。”

格里仍不做声。杰克见状笑了笑说：“格里，我说得对吗？”

“这么说吧，理论上讲你说得对。”

“那就好。既然如此，我想请你给负责这个案子的检察官传个口信儿：我看过海军刑事处的报告，让人不解的是这份报告有一半的内容都被划掉了。”

“其实，她能拿到那份报告已经是很幸运了。”

“为什么这么说？”

“一般情况下，刑事处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出这样一份报告，而这份报告却快得多，你的当事人应该是很幸运的。”

杰克心里暗笑，正如他之前所料，这位首席助理了解全部内情。于是他反唇相讥：“技术上讲，她不是我的当事人，至少现在还不是，正像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的一样，我现在还在犹豫是否接手这个案子。”

“你怎么就知道这个案子成立？”

“尽管海军刑事处的报告有一半被划掉，但我还是看出他们把林赛丈夫的死定性为杀人案。”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你怎么就知道是她作的案？”

杰克审视着格里：“你在告诉我……”

“我什么都没告诉你，我想从我们谈话一开始我的意思就已经很明确了。”

“不管怎么说，林赛觉得她被当做最大的嫌疑人了。”

格里没有做声。

杰克接着说：“这对一个无辜的女人来说，实在难以承受。”

“每个嫌疑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检察官这个职业来证实是非。我很尊重你，杰克，但是我不能庇护有罪的人。”

杰克将身体移到椅子边上，靠近格里，两眼紧盯着他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来这儿找你，我现在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林赛——”他止住了话题，似乎不想再说下去。格里虽然是老朋友，但此时却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么跟你说吧，林赛是我一个好友的朋友，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想帮她。但如果是那种情况，我就不管了。”

“哪种情况？”格里嘲讽道，“如果真是她作的案你就不管了？”

杰克没有做声。

“喂，杰克，你总不会希望我毫不负责地瞪着眼睛说，‘老兄，别犹豫了，把这个案子接下来，刑事处的人搞错了。’你愿意我这样做吗？”

“其实我只是想从你这儿了解些情况，好知道我的当事人是否诚实。我想核查一件事，它和死者死亡的时间有关。”

“即使我知道案子的详情，我也不会告诉你。”

“是否告诉我取决于你自己。”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因为我们是挚友。”

格里避开了杰克的目光，杰克的理由让他无可奈何：“你又扯上了私人交情。”

“现在正是考验朋友的时候。”

格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杰克：“你要我告诉你什么？”

“海军刑事调查报告上遗漏了很多信息，其中有一个漏洞尤其引起了我的注意。林赛说她早上五点半离开家时她丈夫还好好呢，而法医判断死者

遇害的时间是在凌晨3点到5点之间。”

“法医的推断与嫌疑人的陈述常常是相悖的。”

“有一点值得注意：死者是被自己的手枪击中头部致死，那份刑事报告没有提到手枪上安有消音器。事实上那支枪是事后在死者卧室里离他只有几尺的地方发现的，没有消音器，也没有用枕头或毯子捂住枪口射击的痕迹。”

“那又怎样？”

“他们有个十岁的儿子，如果林赛在3点到5点之间开枪打死她丈夫，那个孩子会听不到枪声吗？”

“那得看房子有多大。”

“那是一个军事基地，死者是军官。”

“海军刑事调查报告有没有有关报道？”

“我没看到，也许被划掉了。”

“可能是。”

“我想知道刑事处的调查结果，一个女人用9毫米的贝列塔手枪射杀她的丈夫时，住在隔壁房间的孩子怎么会听不见枪声呢？”

“也许他睡得太沉了。”

“那些刑事处调查员们很可能会这么说。”

“如果他们的调查结论就是这样呢？”

杰克思索了一下说：“如果那样，林赛就得找一个律师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格里说：“让我想想该怎么做，不让你介入此案也许是让主控官吐露有关信息的最好办法。”

“哇！您还从未如此慷慨过。”

“我一直犹豫是因为我不喜欢一个女人谋杀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又雇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律师为自己洗清罪名。”

杰克轻轻点了点头，仿佛承认了“精明强干”是对他的夸奖。“好，回话越快越好。”

“我说过我要想想该怎么做。”

“说得好。”杰克起身和格里握手道别。